

不要小瞧了爱啃手指这件事

□宁波市四眼碇小学 孙纯

加加在讲台上幸福地讲故事,望着那双白净健康、自信挥舞的小手,我心里感慨万千……

时光拉回一年前,午休的时候,只听一声惊呼:“老师,加加的手流血了。”

我飞奔过去,只见加加紧张地把小手藏在身后,不停说着:“老师,没事,没事的。”

在我的再三坚持下,加加终于慢慢伸出他的手——坑坑洼洼,伤痕处处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在我的关切声中,加加低下脑袋:“是我自己啃的。”

那双小手又怯怯地缩回身后,加加就再也不发一言了。

回想这段时间加加无精打采的样子,我想他一定有难言之隐。

当晚,我进行了家访。在加加父母的絮叨声中,在家庭自制的密密麻麻的学习安排表上,在加加局促不安的神情中,我感受到了孩子身上的压力。这种压力从社会焦虑变异而来,传给了家长,再由家长传给孩子,最后,孩子将它宣泄到了自己的手指上。

加加父母不遗余力地打着心中的“理想小孩”,却忽略了加加的成长规律和精神需求。

我以情动情,以心换心,告诉加加父母: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起点,要尽量接纳孩子,鼓励孩子,才能让教育事半功倍。

加加父母表示:会好好反思和改变自己的做法。

回到学校,我开始特别关注加加。

午后的阳光洒进教室,加加正在全神贯注地修理绿萝,拿着剪刀笨拙地剪去枯叶,还跷着那

根受伤的手指。

“哇,这双小手真能干,小绿萝变精神啦。”

听到我的夸奖,平日总是蹙眉的加加笑了起来:“老师,小时候我可是爷爷菜园里的小农夫呢。”

“真的?那班里的植物可遇到知己了。”我建议加加制作一些植物养护小贴士,让班里的同学们可以参观学习。

他一口答应,约上三五同伴,一起查资料、做手工,每一盆绿植都有了“植物心愿”小贴士。与此同时,加加的眉头一点点地舒展开了。

那日,我发现加加的手指上又多了一道口子。我的心一揪,马上询问,才知道他给妈妈做生日手工花的时候,手指一用力,未愈合的指肉崩开了口子。

我又着急又心疼,忍不住宽慰:“你这个小暖男,妈妈收到你的花可真幸福。”

没想到加加竟垂下脑袋说:“才没有,妈妈说只要我好好学习,比送她什么都让她开心。”

我向加加妈妈转达这话时,却听加加妈妈诉苦:“老师,我还是放心不下加加的学习,担心他的未来……”

我突然明白:一味建议家长放低要求并不能真正改善亲子关系,更重要的是让家长看到孩子身上除学习外的闪光点,并且引导家长重视亲子间的沟通技巧。

家长开放日之前,我特意拍摄了《加加小手的一天》微视频。视频里,加加培土、搬花、换水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

加加妈妈津津有味地欣赏着,直到视频中出现了小手的主人,她喜极而泣,紧紧握住了我

的手。

接下来的时间,我邀请加加妈妈进入“亲子同质团辅”小组,继续和她分享加加在学校的点滴成长,还送给她一本日记本,建议她和孩子共同记录亲子的美好时光。

“3月17日,今天加加帮我剥了大蒜。有点为难他,因为他没有指甲,但他还是努力地剥。他主动做了一份练习,还告诉我:‘妈妈,我虽然没写完,但是有进步呢!’”

“3月18日,晚上陪加加阅读,讲了睡前故事,加加很开心。”

“3月19日,昨天跟加加一起去菜场买菜,我们还一起打扫了卫生,下午陪他去公园里踏青放风筝。加加特别开心,他还说今

天没有啃手指呢。”

……

读着亲子日记,我的内心无比喜悦。在爱的滋养下,加加的指甲正常生长,指肉渐渐结起一层茧,小手不再总是躲躲藏藏。最重要的是,他的神色变得轻快很多,笑容也越来越多。

我精心策划了“听见彼此的声音”亲子家长会,提出了“亲子共做100件事”的倡议。在我和加加妈妈的鼓励下,加加在班级“绿营俱乐部”的拓展活动中担任“绿色生命小导师”,用灵巧的小手带领同伴们制作植物拓本。

故事节那天,加加举起健康、温暖的手,讲起了“我有一双小小的手……”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●点评:

内卷时代呼啸而至,面对新时代剧场的喧嚣,被单一价值观裹挟的学生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,拥有更多的可能?鲁迅先生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至今震耳,这双皮开肉绽的小手代表了无处发声的学生,是学生对“唯分论”单向评价无声的抗议,而孙纯老师的叙述正是替孩子发声,传达他们的心声。孙纯老师敏锐地透过学生啃手指的表象,看到背后的心理健康危机,通过“亲子沙龙”、亲子日记等方式,看见、唤醒、赋能、重塑……让加加的父母跳出赛道,看到孩子的成长需求。教师以心护心,心手相连,双向奔赴,重建学生发现自我、探索世界的勇气。当加加挥舞小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,我们看到一个学生从受伤到痊愈、从退缩到主动、从怯弱到生机的高光时刻。这则故事给予我们启发:最好的成长是被懂得、被理解,在一个支持型的家庭和校园环境里,每个学生都能找到浩瀚的空间,松弛舒展地走上自己的成长之路。

(点评者:杭州师范大学 周俊)



春色茶烟里

杭州市长寿桥小学开设了以植物养护等项目为主的劳动课程,通过对植物生长特性的了解,鼓励学生亲身经历劳动过程。近日,该校一年级学生头戴斗笠,腰挎竹篓,变身小茶农,深入大自然,采茶、制茶,探究茶文化。

(本报通讯员 蓝海燕 摄)

压根儿没人喜欢被欺负

□杭州市莫干山路小学 李艳

“周瑜打黄盖——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”,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苦肉计,可这一幕居然也发生在我们的体育课上。

“李老师,不好啦,小智在体育课上打人啦。”刚一下课,班上就有学生过来告状。

正在批改作业的我只觉得晕头晕脑,小智平时除上课不怎么听讲、沟通和理解能力欠缺外,以我的了解一般不会动手打人。

经过初步调查,在课上,小智像着了魔似的,打了多名同学,有的学生被打得疼哭了。

我厉声问小智:“你这样做对吗?”

小智对他打同学的事只字不提,还眨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小凡也打他了。

我去找小凡,小凡低下头,小声道咕咕着:“是小智非要跟着我,我不希望他跟着我,才……”小凡委屈得眼眶通红。

我陷入了困惑:小智一直跟在小凡后面,挨了揍还一直跟着,形成“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”的怪圈,这是为什么呀?

我约小智到办公室聊聊。可

是,无论我怎么问,小智却始终攥紧小拳头,缄口不言。

多年一线的班主任经验让我清楚地知道,处理此类事情得先解决情绪,再解决问题。我微笑着说:“小智,你能帮李老师一个忙吗?”

小智抬起头,不可思议地望着我。

在小智帮我干完活,准备离开时,我递给小智一颗糖,诚恳地说:“小智,刚刚你可真帮我大忙了呢。李老师腰不好,要不是你,我还得跑一趟,腰恐怕就要痛得断了。请你吃糖哦。”

小智不敢相信地接过糖,眼神终于与我接触,闪烁着丝丝喜悦。

“小智,李老师知道,你一定不是一个坏小孩儿,体育课上你打同学是不是有什么原因?”

“我,我……他们,他们不跟我玩……”小智支支吾吾地答道,泪水涌出,万分委屈。

“大家不愿意和你一起玩捉鱼游戏,你很伤心,觉得大家都不喜欢你。对吗?”小智点点头。

“你很生气,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失去控制了,其实你也不愿意的。对吗?”我拍拍小智的肩膀,表示对他的理解。

小智瞪大了眼睛,眼神柔和

了许多,随后大声地哭了出来。

等他哭得差不多了,我安抚小智:“你是一个看重朋友的孩子,我们一定能找到比打人更好的办法。”

小智停止了哭泣。接下来,我想解决那件诡异的“愿挨”事件。

“你跟小凡之间是怎么一回事呢?你真的愿意被小凡揍吗?”小智点头又摇头,跟之前一样,他自己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做。

“他会,会……会跟我追着玩……”小智慢慢说道。

我惊愕了:小智居然会用挨揍的方式去换取一段他心中的“友谊”。

我不禁开始心疼起小智,他虽然在学习方面有点吃力,上课爱睡觉,但他还是一个孩子,有交友的需求,渴望被关注。毕竟在家里是全家的“中心”,体育课玩游戏这种“天时地利”,自然会激发他“求关注”的渴望。这种落差,他怎么受得了呢?就因为学习不好,朋友也不配有吗?

因此,挫败感和无力感驱使小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我也要担负一定的责任。平时在课堂上,我应该多为他树立正面的形象,让他找到价值和归属感。

学生爱玩,不是麻烦

□平湖市全塘中心小学 陈雪红

今年的一年级学生,真是精力旺盛,让人抓狂。坐校车,学生抓着上面的扶手杠,玩起荡秋千。

刚下课,几个学生在走廊上玩抓人游戏,像火箭一样发射出去,来不及刹车,一头撞在柱子上,额头瞬间冒出一个大包,被我急忙送去医务室验伤。

一个男生摔倒在地的,旁边的几个看见,相视一笑,不约而同地扑到他身上,一个叠一个,有说有笑,压在底下的学生也是咯咯咯地笑个不停。

上厕所,学生一窝蜂往里挤,进去后久久不出来,竟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玩,出来的时候把门都挤破了。

……

学生们玩得乐此不疲,可在教师眼里,这一点都不好玩,分明是一根根导火索,万一出了事,后果很严重。

我每天都忙于处理这些事,与学生们约法三章,对违反者“严加惩处”,可他们贪玩惹祸的迹象却丝毫不见好转。

我忍不住在心里抱怨:哎,孩子就是孩子,就知道玩,要是他们不玩该多好。

除了抱怨,我还真没想过玩对于学生的意义。可是,当我阅读了《正面管教》一书后,彻底改变了对玩的偏见。《赞赏孩子的玩耍能力》一章中写道:“游戏是人在这一阶段中最纯洁的、最神圣的活动……游戏给人快乐、自由、满足、内部和外部的平静以及整个世界的安宁。它具有一切善的来源。”

读着读着,我明白了,学生们给我造成的很多麻烦,是一种甜蜜的负担。我联想到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,不禁感叹:一个沉浸在游戏中的儿童,不正是生活中最美丽的风景吗?

既然玩是人类共有的天性,而不加约束地玩又会导致混乱,那么为何不引导学生玩得有序、有呢?

正当我思前想后时,科学教师跟我抱怨:“周末让学生回家种植大蒜,观察大蒜的生长情况,结果认真去做的寥寥无几……”

有了,何不在教室走廊外种上一些大蒜呢?学生平时在学校就可以照料。说干就干。于是,我宣布,我们要举行种蒜比赛——“蒜你赢”。学生们激动得拍手叫好。

借着班队课的时间,我们分好小组,来到花坛边,开始剥蒜、种蒜,看看哪个小组做得最好。

不料,“惨案”又上演了。有些“捣蛋分子”嚷嚷不停:“你多了,我少了。”“你应该听我的。”“我就要抢你的盆子。”待到往盆里插蒜时,那更是不甘示弱,几双手同时往一个盆里塞,可怜的泥土都被掀出盆,有个小组甚至举行了一场扔泥巴大赛……这闹哄哄的场面让我真是“一个头,两个大”,刚解决了这边,那边又有了情况……

总算把蒜都种下去了,我发现,有几个小组全程井然有序,组员之间不抢不抢,分工合作,早早完成了种植任务。

回到教室后,我先邀请有争吵的小组分享种蒜的体验。不出所料,他们都回答“感觉好累好难,一点也不有趣”。

接着,我邀请有秩序的小组上台分享。一个文文静静的小男生说:“感觉挺轻松、挺开心的。”更有一个老师的贴心“小棉袄”说:“因为我们组都是分工的,效率当然就高了。”

这说出了我的心声。于是,我借此机会,引入人际交往概念——和谐、礼让、合作。我告诉学生,玩的时候要掌握度,遵守规则,互帮互助,才能玩得更轻松、更开心。

学生们都很认同。就是在这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其实玩不仅仅是学生的天性,更是他们认识和改变这个世界的方式。儿童的知识大部分是从玩耍中获得的,这正是我们所提倡的“玩中学”。教师只要注意引导,把握好尺寸,定能发挥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助力作用。

三个月饼改变“刺儿头”

□桐乡市崇福镇虎啸中心小学 陈剑宏

小林是我在云和支教时遇到的学生,15岁,留过两次级,是学校篮球队队长,身体已经发育,思想还未成熟,自以为已长大成人,凡事不服父母和教师管教,桀骜不驯,软硬不吃。

开学第一天,我就面对小林的挑战。小林发言从不举手,而是原地乱喊;坐相也十分不雅,不停地转圈,四周学生深受其害。

另据调查:小林曾经和“鹰派”教师严重对立,多次闹出“天下大乱”的动静。

谋定而后动,我决定从“信义”二字开刀。到云和的第一个周末,我约了小林、三个语文成绩最好的女生、三位支教教师一起登凤凰山。约好8点半在学校见面,结果小林没到。

第二天一到校,我就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:“男子汉说话不算数,以后怎么在江湖上扬名立万?”

小林一改“刺儿头”的形象,憨笑,搓手,道歉:“不好意思,我7点就来啦,没见着您,就回去了……”

“那你也该打个电话给我,老师担心你的安全。”小林挺挺胸,挠挠头皮:“下次一定注意。”

转眼到了第二个周末,我又如法炮制,不过地点换成了枫树湾。这次,小林8点10分就在校门口等了。我们买了一些矿泉水,分给他一瓶。

一路上,三个女生一个劲儿地数落他的不是,小林被批得简直体无完肤。对女生打又不是,骂又不是,进退两难。一切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

我乘机打哈哈:“林帅哥可是咱们的篮球队队长,为学校立下过汗马功劳,平时对朋友讲义气,说话算数。”

这时,小林总算抹了一把汗,感激我救了他一回。于是,他提议带我们去水库游玩。我们兴致勃勃地爬上半山腰,一个马蹄形的水库出现在眼前。

站在水库边,我们玩起了打水漂,仿佛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。不知不觉临近中午,我请大家到快餐店饱餐一顿,又把他们一一送上公交车,再三叮嘱他们回到家里给我发短信。

当天晚上,小林投桃报李,申请我加他的微信好友,并问当天的语文作业有哪些、怎么做。

我突然想起,小林以前是从来不做作业的。过了几天,有人送了我一盒中秋月饼。我思前想后,决定仿效陶行知“四颗糖”的经典故事,把月饼分给学生。

我拿了三个月饼发给小林,第一个奖励他言而有信,为我们做导游;第二个奖励他要求进步,开始独立完成作业;第三个奖励他听老师的话,准时回家,没让家长担心。

后来我听说,他和另一个“刺儿头”小朱把月饼带回家和父母分享。我抱怨自己考虑不周,把月饼全分完了,不就要奖励他第四个月饼:孝敬父母。两个月来,小林不仅无重大过错,语文单元测验还上了合格线,并一直呈稳定上升的态势。